





8° P. or. 533/23

W



第九十六回

此回乃一部翻案之筆點睛處也。向日寫瓶兒寫金蓮等人。今皆一一散去。使不寫春梅一尋舊游。則如水流去而無濛迴之致。雪飄落而無迴風之花。何以謂之文筆也哉。今看他亦且不寫敬濟到府。先又插入春梅一重游。便使千古傷心一朝得意。俱迴然言表。是好稱手文字。是好結局。不致一味敗壞。又見此成彼敗。興亡靡定。真是哭殺人。嘆殺人。

此後敬濟入府。而春梅與月娘離矣。故此回寫重游。然于游自己之故宮。與金蓮之舊館。串入敬濟。便有



無限傷心之處。不特泛泛一筆寫其相思之無味也。寫楊光彥又爲敬濟之交游。十弟兄一描。總之作者深恨交游之假。而作此書。故此回又從吳典恩串出。以深惡痛絕。立下。方結出。一搗鬼。以爲我親兄弟放聲大哭也。

此回葉道相面。單結敬濟。蓋上回冰鑑爲衆人一描。後回卜龜又一描。方將衆人全收去。夫旣遮上掩上。將敬濟隱于西門慶文中。則不必急爲敬濟結束。今旣放手寫敬濟。是用于將到守備府中。卽爲之照冰鑑卜龜一樣結束。以便下文一放一收。而便結也。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詞曰

人生于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  
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鬟堆鴉江  
州司馬青衫淚濕想在天涯

右調青衫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  
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  
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意如此叙來韶光  
迅速人情變幻有



淚令人。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怕何處酒。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感上卽刻舍具。非酌奉酬。

腆儀仰希。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粧次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明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



花裙玉玎珰禁步束着金帶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  
 衣軍牢執膝棍喝道家人件當跟隨抬着衣匣後邊兩頂  
 家人媳婦小轎兒緊上跟隨極力描寫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  
 妗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  
 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上几件金翠首飾  
 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裙今昔生既與大妗子迎接至前  
 廳春梅大轎子抬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  
 又是如此描寫如是如到于廳上叙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月娘連  
 忙答禮相見說道向日有累姐此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  
 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



麼這些微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奶<sub>上</sub>過去家官府不時  
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sub>上</sub>你是几時好日子我只  
到那日買禮看姐<sub>上</sub>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  
醜絕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兩個敘禮畢春梅務要把  
月娘讓起受了兩禮醜絕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还下禮  
去春梅道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所以罵  
必着大妗子在傍大妗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  
方令此時滿足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了鬟養娘  
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姪子如意見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  
小大哥還不來與姐<sub>上</sub>磕個頭兒謝<sub>上</sub>姐<sub>上</sub>醜今日來與



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兒身來與春梅唱喏月  
娘道好小廝不與姐兒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被中  
摸出一方錦手帕一副金八吉祥兒叫替他擦帽兒上月  
娘道又叫姐兒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  
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月與了奶子兩枝銀花  
兒月娘道姐兒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與兒做媳婦兒了  
來與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  
好餘一面丫鬟擎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兒後邊明  
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  
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祀春梅燒了昏落了几點眼淚直照出門



時

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  
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希奇菓品、絕品芽茶、月娘  
和大奶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  
面絕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遍地  
錦粧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總照出門在月娘房中坐着  
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奇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  
走、春梅道、不是也帶他來與奶子磕頭、他爺說天氣寒  
冷、怕風冒着他、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  
廳上外边走、有敬濟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你  
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着看他也



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  
子也穀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

直照前吳神仙說

他孫二娘還有

位姐兒几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王姐今年交生

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

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了頭子都有十六七歲

成日淘氣在那裡

語犯月娘

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

去

月娘厚臉

春梅道奶上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裡

對西門下針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叫他兼

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拏盜賊操練人馬常

不時往外出巡几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玉又拿茶來吃



了春梅向月娘說奶。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

走。

本意真是  
千古傷心

月娘道我的姐。还是那咱的山子花園

哩自從你爹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七的石

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

就往俺娘那邊看七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叫小玉拿花

園門山子門鑰匙

冷

開了門月娘大姪子陪春梅到裡邊

遊看了半日但見

垣牆欹損臺榭歪斜雨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

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峨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

恒惱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睡臥



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間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口有

雲來

有十九回一賦理應有此一賦特特相映

春海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桌

壞櫈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上的

先出瓶兒

悲中

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着些生藥香料下邊他

娘房裡止有兩座厨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床

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

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

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

嫁人去了春梅道我听見大姐死了說你老人家把床還



拾的來家了

如此照出可知金針之密

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

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听言點了點頭兒那

星眼中繇不的酸上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

咱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

照應金蓮

我實承望要

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

了繇不的心下慘切

午夜清鐘

又問月娘俺大娘那張螺甸床

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

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

中沒盤纏抬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

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憐了那張床當初我



所見爹說值六十兩多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

打發我到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要了也罷

又我曉兒筆有

連環之勢

月娘道好姐七人那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

只見家人忙七走來接說爺請奶七早些家來哥兒尋奶

七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月娘叫小玉鎖了花園

門同來到後邊明問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銀綃擺下酒

筵兩個妓女跟華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安春

梅上坐

醜絕正是此回正意

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姪子同他一處坐

約

可知月娘下陪也

月娘主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

春梅叫家人周仁賞了厨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



酒泛金波、當下傳杯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

又差伴當、擎燈籠來接

此昔日叫人接金蓮何如

月娘那裡肯放、叫兩

個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

周奶子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跟前、說姐子

你分付個心愛的曲兒、叫他兩個唱與你下酒、春梅道、奶

子吃不得了、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

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醜春梅因

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

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

鄭嬌兒

此等人亦有今昔之感

春梅道、你每會唱、懶画眉、不會玉釧



兒道奶七分付小的兩個都會月都會你兩個既會唱酒  
上酒你周奶吃你每慢唱小玉在傍連忙斟上酒兩個  
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爲你几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  
天害的我伶仃瘦听的音聲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絲絲  
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杯酒與春梅春梅  
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杯兩家子吳都齊斟上兩個妓女  
又唱道

冤家爲你減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住死聲活氣沒來繇



天倒惹的情拖逗助的妻家雨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

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道奶上你也叫大妗子吃盃兒

鴛鴦月娘三日月娘道奉承不暇處

大妗子吃不的叫他拿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  
大妗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悴減溫柔  
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纏  
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丟

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叫小玉吃

生色中却不是間文

月娘道姐七他吃不的

絕

春梅道奶上他也吃兩三鍾兒



我那咱在家裡沒和他吃

又補出門情意各有深淺

于是樹上叫小玉

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窠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  
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  
誰想你經年把我丟

看官听說當時春梅爲甚叫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

陳敬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于吟咏點

然感金蓮而思敬又見他兩個唱的口兒甜乖覺奶兒長

濟又是兩段苦事  
奶兒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拏出兩包兒

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

反襯申二姐

兩個妓女放下樂器磕頭



謝了、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  
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  
籠軍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鉄、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  
色有詩爲証

點絳唇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鸞簫

傷心語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敬濟不  
知流落在何處

接下無痕

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

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

一面叫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回委你尋你奶兄兄弟



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少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儿話了字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釣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單表陳敬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又聽見人說師父任道士死了就害怕不敢進廟來緊接又沒臉見杏菴王老白日裡到處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舖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鉄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廝跟隨正從街心走過來敬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



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自從清江浦、你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子、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拏瓦楔磧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敬濟已自討吃、便佯人情如此何足而笑說、怪作者描盡哉今日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敬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只如此技量不然、咱到個去處講上

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抽了几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擄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敬濟推



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几脚踢打的敬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

倒披紫襖、白布襪子、精着兩條腿、鞞着蒲鞋、生的回撓眼、

掃篋眉、

難爲敬濟

料綽口三鬚鬍子、

難爲敬濟

面上紫肉橫生、手腕

橫筋、競起吃的楞七、睜七、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

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

是本意

你只顧打他怎的、

自古嗔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七有錢看平日

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

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量

他恁窮樣、那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



基人家娃上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是這般有錢

二語道盡

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敬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敬濟地下扒起來抬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舖內和他一舖睡的主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

樹倒猢猻散方有此人

近來領

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蓋伽

藍殿因一隻手拉着敬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拏几

句言語訊犯他上肯拏出這五錢銀子與你那賊却知見

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



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  
 叫量酒、拏四賣、噯飯、兩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擺下小菜  
 噯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盃拏大磁  
 甌子、因問敬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  
 白米飯、敬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溫麵上來、侯林  
 兒只吃一碗、敬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敬濟說、  
 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敬濟此時固明日我  
 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葺蓋伽藍殿并兩廊僧  
 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  
 抬几筐土兒就是了、也筭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



著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裡歇、我句一做些飯打發

咱的人吃、把門你一把鎖上了、家當都交與你真事子、好不

好、強如你在那冷舖中、替花子搖鈴打梆、這個還官樣些

敬濟道、若是哥上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

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纔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

十月裡、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

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筭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敬濟就要

拏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叫你出

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

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著敬濟、肩背同到



坊子裡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敬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七親漢子親爺口裡無般不叫。將出來。醜絕敬濟金蓮不復辨矣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厦子。裡面燒着炕柴。早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眾人看見敬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調戲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敬濟道：我叫陳敬濟。那人道：陳敬濟可不繇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怎幹的這營生？此是一班人語。侯林兒喝開眾人。罵怪花子：你只顧僉落他恁的一



面散了、鍬鏟、扛派衆人抬土的、抬土和泥的、和泥打襪

的打襪、原來曉月長老叫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

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瞎、穿著皂直裰、

識人、反不若瞎子能風鑑也

精着脚腰間束着爛絨線、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

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

畢飯、也有閒坐的、臥的、也有踱着的、總是史筆只見敬濟走向

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

一人說、葉道、這個小騾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二

人說、你相他相、倒相個兄弟、一人說、倒相個二尾子、葉頭

陀叫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



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  
面皮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  
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  
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是孽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  
弄假又成真你怪我說一生心伶机巧當得陰人發跡你  
今多大年紀敬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七勸你前年怎麼  
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  
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竈門家私傾散那一年遭官  
司口舌傾家散業見過不曾敬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  
只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



斷兮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不拘  
多少到你手裡都了當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  
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  
照冰霜。你如今往後還有一步發跡。該有三妻之命。尅過  
一個妻宮。不曾敬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  
妻之會。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  
要行走。直對神仙  
卜謫者一個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还與人家  
做老婆。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團。只听得曉月長  
老打梆了。各人都拏鋤鋤抬扛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敬  
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敬



濟正與衆人抬出土來在山門牆下倚着牆根向日陽踞着捉身上風機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頭巾身穿青窄衫紫裏肚腰繫纏帶脚穿鞦韆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敬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上的唱了

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裡倒說了敬濟一跳真逼連忙还礼不迭問哥上你是那裡來的那

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上府中官事出來奶上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裡不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奶上使小人往外庄上折取這几朵芍藥花兒打這裡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裡



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  
上馬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面上  
相覷不敢做声這陳敬濟把鎬匙遞與侯林兒趣絕當間也背夫逃  
走騎上馬張勝緊上跟隨迤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  
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有詩爲証

白王隱于頑石裡

黃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第九十七回

夫一回熱結之假。冷遇之真。直貫至一百回內。而假父子。則已處七點明。桂姐之于月娘。銀姐之于瓶兒。二官之于西門。西門之于蔡京。是也。真父子。則磨緣之老人。李安之老母等類。至于假夫婦。滿部皆是。并未有一真者。有自己之妻。而爲人所奪。且其妻莫不情願隨人。是雖真而寔假也。有他人之妻。而已占之。是以假爲真。乃假中之愈假者也。故此處一寫假弟妹。結上文如許之假夫妻。一寫真夫妻。結上文如許之假弟妹。總之爲假夫妻。結穴見色字之空淫慾之



假覺東門之叶。無此慚惻也。

看他下一葛字。便有正大光明三媒六聘全無一點苟合之意。所爲真也。

總之財色二字。財是交游着兄弟上講。故用冷熱二字。色是淫慾着夫妻上講。故用真假二字。總之一樣也。

此處結黃三等一案。特爲來保背主之罪。下一審語。非有別也。

伯爵于此回文內。結其死者蓋至吳興。恩楊光彥則十兄弟熱結之文已完。下文雲裡守乃借雲以收月。



娘非猶是熱結文字故此處以伯爵死卽結煞熱結  
之文矣然則假弟妹蓋又結十兄弟也總之此回已  
完下文另出愛姐以劝假夫妻中之少有良心者另  
出二搗鬼以劝親兄弟中之全無良心者作第二番  
結束以示叮嚀告戒之意是則此回已結完也



歸來以示四鄰吾族之意其國北曰曰歸矣此

由二歸以收歸民策中云全無自心亦作此一審

終不文民也受恩以收歸夫夷中云亦有自心亦民

之文矣然則知策益又歸十民策出歸之且曰曰

歟非歸其策文字姑此與以前舊取明辭辭辭辭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續鴛膠

真夫婦明諧花燭

詞曰

追悔當初辜深願經年價兩成幽怨任越水吳川  
似屏如障堪遊玩。奈獨自慵抬眼併賞烟花。听絃  
管徒欢娛轉加腸斷。總時轉丹青强拈書信頻  
看又曾似親相見。

話說陳敬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  
梅春梅分付叫他在外边班直房內用香湯沐浴了身体  
後边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然後



稟了春梅那時守備还未退所春梅請敬濟到後堂盛粧

打扮出來相見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双八拜讓

姐七受礼

比見玉  
幾何如

那春梅受了半礼对面坐下叙說寒溫

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

真正  
史筆

春梅恐怕守備退所進

來見無人在跟前使眼色與敬濟

真正  
史筆

悄上說等往同他

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

廿五日午時生的

表明向日未得時  
不會知得生日

敬濟道我知道了不

一時了鬟擎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

出了家做了道士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

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里



不好安插你的

出點

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纔

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此地

位敬濟道不瞞姐上說一言難足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

姐

必竟從他發源

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

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裡燒紙來落

後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

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一狀床帳粧奩

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

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賙濟把我纔送到臨清晏公

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自從咱府



中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七  
掛心使張管家尋着我來得見姐七一面猶如再世爲人  
了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

一句抹  
過前文

正說話中間只見行

備退所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敬濟向前倒身上  
拜慌的守備答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  
誤有衝撞賢弟休怪敬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  
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其上坐敬濟  
垂資那裡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開席春梅陪  
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  
怎的不見如何出家敬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



姐上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日因父母雙亡  
 家業凋零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  
 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  
 常時啾唧不安直到如今補出一向使人我尋賢弟不  
 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看官所說若論周守備  
 與西門慶相交也該認得陳敬濟原來守備爲人老成正  
 氣書時雖然來往並不留心想他家閒事就是時常宴會  
 皆同的是荆都監夏提刑一班官長并未與敬濟見面况  
 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那裡還想的到西門慶家女婿所  
 以被他二人瞞過補出方是筆墨不漏只認是春梅姑表兄弟一面



分付左右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餚饌  
湯飯點心堆滿桌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叙話  
吃至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  
院乾淨那裡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  
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絢絹衣服來  
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  
半點不繇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牕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敬濟在守備府裡住了個月有餘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



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  
兩隻湯鵝四隻鮮雞兩盤菓品一罈南酒玳安穿青衣拏  
帖兒送來守備正在所上坐的門上人稟報抬進禮來玳  
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  
你奶上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  
與大官兒吃把禮帖叫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  
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抬盒人錢一百文拏回帖兒多  
上稟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  
所前伺候計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瓦楞帽兒穿  
着青紗道袍涼鞋爭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中拏着帖兒



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

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裡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

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

周門麗氏歛衽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

沒見倒見姐夫來與對王婆之言相照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

大姐夫醜絕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

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所上我遞上帖

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上送重禮來分付伴當

拏茶與我吃把帖兒拏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

子與大官兒抬食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



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逶與伴當同  
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担出來不是他却  
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  
在那里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

月娘自己如此  
安怪吳與恩

他平白

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他  
玳安道奶上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  
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道他戴着新  
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  
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裡說話不題却說陳敬濟道入後  
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画雙蛾敬濟拿吳月娘



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裏緣故、  
這春梅便把清明郊外、末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  
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舖頭面、吳巡檢怎生夾  
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  
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  
與孝哥兒做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  
來看我一節、說了一遍、敬濟听了、把眼睜了、春梅一眼跳  
說姐儿、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  
生的拆散開了、不知正是志氣又把六姐命喪了、求世千年門裡  
門外不相逢、纔好反替他去說人情兒、那怕那吳與鳳、



打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  
 醜見官管咱每大體事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姦怎的把了  
 頭小玉配與他寫出仇恨有我早在這里我斷不叫你替他說  
 人情他是你我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  
 想他奸情兒幾句話說的春梅閉口無言這春梅道過往  
 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敬濟道如今人好心  
 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自受他的他还等  
 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敬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  
 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  
 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



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濟惱的一声兒不言語走  
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  
扮出門。叫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映春  
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  
後所相見。叙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敬  
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繇着春梅孫二娘在後所  
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冷結金釧  
有物是人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  
非之感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  
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拏與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



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上後  
 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上打  
 紗窓眼往裡張看明上見陳姐夫正在床上搔着見拿進  
 湯飯點心來就起來放桌兒吃這玳安悄上走出外來依  
 舊坐在廂房內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  
 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  
 自從春梅這邊被敬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

一語  
急催

正是

誰知堅子多間阻

一念翻成怨恨媒

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  
 梅就和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



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廝拏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程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進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出愛姐矣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桌酒席。和孫二娘陳敬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了。鬟侍妾都兩邊侍奉。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拏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春梅和敬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杯我一杯。不一時了。鬟掌上紗燈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



了敬濟輸了便走入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敬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敬濟搔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乚交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敬濟口裡喃乚喃乚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敬濟急了黑影子裡佯裝着醉作耍當真撥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腦說人好意叫你乚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敬濟道我



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親了個嘴方

走到花亭上

寫諸媿總爲守  
備不知作地

月桂道奶乚要打我还是我

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  
爲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鬟都打睡去了春梅又  
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珮露相如之  
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旁有  
墜釵雙鳳翹有詩爲証

花亭欢洽鬟雲斜

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

試看黃鳥啄名花

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請奶乚後邊去金



哥睡醒了哭着尋奶上哩春梅陪敬濟只吃了兩鍾酒用  
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了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  
敬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  
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  
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  
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个名字在軍門若早僥  
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  
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日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留下  
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  
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爺臨去分付叫你替我



兄弟尋門親事你須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  
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  
厥劣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不消你老人家分付  
想着大姐那等的還嫌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  
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趕着他叫小姪子兒哩休要當耍子  
兒說畢春梅令丫鬟擺茶與他吃只見陳敬濟進來吃飯  
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里  
來且喜呀剛纔奶上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  
你怎麼謝我那陳敬濟把臉兒迸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  
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那個已是揭過九



的帳了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真該打我這片子  
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趕着你只叫舅爺罷那陳敬濟忍  
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个纔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  
撒痴趕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  
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  
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  
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礼羹果花  
紅酒礼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好女孩兒方可  
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  
良久敬濟吃了飯往前边去了薛嫂兒还坐着問春梅他



老人家几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  
得他來做我个親人兒薛嫂道好乚你老人家有後眼又  
道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  
梅道他先送禮來我總使人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  
我那日在一个人家鋪床整乱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  
要丕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  
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乱成一塊嗔我替他家說人情  
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厮攀扯他出官總好骨  
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  
人家也說的是及到其間也不計舊仇罷了春梅道咱旣



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七兒又使不的寧可叫他不仁休  
要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事  
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出箱兒拜辭出門過  
了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  
嫁只是沒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  
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結在大爺手  
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  
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  
開段舖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雞的十一月十五  
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圖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



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  
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舖走蘇杭南京無比好  
人家陪嫁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  
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  
欲向繡房求艷質須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爲証

天仙机上繫香羅

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

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里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愿做親  
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里備了兩抬茶葉糖餅  
羹果叫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回來對春



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朶人家又相  
當春梅這里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美果茶餅兩盤  
頭面三盤珠翠四抬酒兩牽羊一頂髻髻全付金銀頭面  
簪環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  
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  
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  
帳粧奩都有只沒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這里買一個十  
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喚掇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  
道有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  
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



用下官錢糧和李三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爲錢糧

捉拏在監裡追贓監了一年多網家產盡絕房兒也賣了

李三先死拏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兒

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生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

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各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

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監等

着要交贖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

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

了名字喚做金錢兒因錢至此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

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



人大打鼓樂燈籠娶葛家女子真鴈過門陳敬濟騎大白  
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頭戴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脚  
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  
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折洗一番新到守  
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祇添粧含飯抱  
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画堂先叅拜了堂然後歸  
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  
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  
同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晚夕女  
貌郎才未免燕尔新婚交妬雲雨正是得多少



春點杏桃紅綻蓋

風欺楊柳綠翻腰

當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鸞鳳如魚似水合巹懽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所後堂張筵掛絳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姪稱之同起同坐了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

即後死所

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

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



他閑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正是

朝陪金谷宴

休道欢娛處

暮伴綺樓娃

流光逐落霞



第九十八回

上文已大段結束。此回以下。復蛇足愛姐。何蓋作者。又爲世之不改過者。勸也。言如敬濟。經歷雪霜。備嘗。甘苦。已當知改過。乃依然照舊行徑。貪財好色。故愛。姐來而金道復來看敬濟。言其飲酒宿娼。絕不改過。也。雖有幾年之艾在前。其如不肯灸何。故愛姐者。艾也。生以五月五日可知也。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詩曰

教坊脂粉洗鉛華

一片閒心對落花

舊曲听來猶有恨

故園歸去已無家

雲鬟半挽臨粧鏡

兩淚空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

樽前重與訴琵琶

話說一日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

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

復

此處又結  
果水滸

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爲都御史山東



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爲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  
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敬濟  
名字陞爲叅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  
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  
知道春梅滿心欢喜使陳敬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  
中所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  
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叅拜已畢  
陳敬濟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脚穿皂靴束着角帶比  
門加官時何如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个女子賞了  
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



在房中飲酒未免叙些家常事務春梅道爲娶我兄弟媳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呵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个妻室不成个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几兩銀子不曾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一部親戚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俱是如此任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个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算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攬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个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



敬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面

又送守備到永福寺去

一日春梅向敬

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个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敬濟听言滿心欢喜一日正

打街前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

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

熱時偏就撞着不知在冷鋪中時二哥偏撞不着何故哉

哥作的一向不見敬濟道我因亡妻爲事又被楊光彥那

厮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

幸得我姐上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陞做叅謀冠帶

榮身如今要尋个夥計做些買賣一地里沒尋處陸秉義

道楊光彥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个姓謝的做夥計



在臨清馬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放債身外時一映映方趁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  
 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又映  
 後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聞雞養狗人不  
 敢惹他敬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  
 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  
 一酒店內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  
 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  
 和他說不見棺材不卸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  
 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里追出



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止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管情見一月你穩拍此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所說當時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庄事有分教、教數個人死於非命、陳敬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正是

非干前定數

半點不由人

敬濟听了道、賢弟你說的是、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七說、這買賣成了、就安冒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敬濟分付陸二哥兄弟一萬



謹言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敬濟就一五一

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

道又伏周義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

物拏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

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

那廝不拏出銀子來敬濟大喜一面寫恍一紙狀子拏守

備拜帖弥封停當就使老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

府正升廝問事門上人稟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

與張二官府西門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在之事說了一

遍折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郎便批



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拏楊光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  
周忠到家多上票你爺奶上待我這里追出銀兩伺候來  
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拏人  
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敬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  
着侍生何永書張德順首拜西門安在敬濟心中大喜遲不  
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  
弟楊二風都拏到衙門中兩位官府提着陳敬濟狀子審  
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榻生  
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弄了五十兩陳敬濟狀上告着  
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



盡絕

也要尋候  
林兒去矣

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

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  
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修油漆彩畫關于廚  
耀棟宇光新桌案鮮明酒肴齊整真個是

啓筵三家醉

開樽十里香

神仙留玉珮

卿相解金貂

從正月半頭陳敬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  
也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陸秉義眼同經手  
在櫃上掌櫃敬濟三五日騎頭口作當小姜兒跟隨往河  
下筭帳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



拾一間乾淨閣見鋪陳床帳安放桌椅櫨的雪洞般齊整

擺設酒席交四個好出色粉頭相陪

馮金寶亦在其內乎言下自應起劉二之

如陳三兒那里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

物芬芳翠依上槐柳盈堤紅馥上杏桃燦錦

忘却杏庵居士矣宜其死

于非命也

陳敬濟在樓上搭伏定緣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

熱鬧有詩爲証

風拂烟籠錦綉粧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敬濟在樓窗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  
 上戴着許多箱籠桌櫈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  
 裡來船上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  
 寫來便是舊時丰致一個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的白淨標致約有  
 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敬濟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也不  
 問一声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兩個是東京來  
 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處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  
 來說說暫住兩三日便去遲廻不去方知寫胡秀楊州一闌  
 然不是舊爲王府官身則清河亦可留矣讀者亦安知其經營慘淡之妙乎  
 正欲報知官人不  
 想官人來問這敬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歛衽向



前望敬濟深上的道了個萬福

筆墨緊湊  
恬淨之甚

告訛官人息怒

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

上稟報望乞恕罪容畧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

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

婦人一雙星眼斜盼敬濟

又是金蓮之續却  
不與金蓮一樣

兩情四目不

能定情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相那里會過這般眼

熟那長挑身林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敬濟說道官人你

莫非是西門老爹家陳姑夫麼這敬濟吃了一驚便道你

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

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



如何來在這里你老公在那里那婦人道在船上着家活

敬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先愛如次

不見次道國情事都盡已是慘白鬚鬢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

李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司子生陳

東上本叅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一部大閑目獨美陳生直是千秋快

上聖旨下來拏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

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總結衆人又暗合東樓父

子則此書當成于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尋

我兄弟第二的傷心語刺骨之甚不思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

不知去向三口兒願船從河道中來不料撞遇姑夫在此



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还在西門老爹家裡

隔江猶唱後庭花真有此

恨

敬濟把頭項搖了一搖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

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叅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個駁計在此馬頭上開這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你每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敬濟看得心痒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免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欢喜敬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敬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蚤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



隨來家一夜心亡念亡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  
 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跟隨來河下大  
 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  
 吃茶敬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好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  
 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  
 面坐敬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  
 頃茶罷彼此叙些舊時的閒話敬濟不住把眼只睨那韓  
 愛姐愛姐一雙涎瞪上秋波只看敬濟

金瓶寫生處全  
 是此等筆意

彼

此都有意了有詩爲証

弓鞋窄上剪春羅

香体酥胃王一窩



麗質不勝嬌娜態

一腔幽恨蹙秋波

少頃韓道國走出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敬濟道  
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上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  
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  
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愛姐自  
說妙

那

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閑且推個故事也走出  
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風月話兒來勾敬濟敬  
濟自幼幹慣的道見怎不省得便涎着臉兒調戲荅話原  
來這喜愛姐從東京來一路見和他娘已做些道路

與敬  
濟對

杏菴說如此如今見了敬濟也是夙世有緣三五一笑不

此一樣道情語



繇的情投意合見無人處就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  
 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依舊是  
一簪作  
緣此書真是  
一絲不紊  
 敬濟正欲拔時早被愛姐一手按住敬濟頭  
 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笑吟吟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  
 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敬濟得不的這一声連忙跟上樓  
 來正是

風來花自舞

春入鳥能言

敬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儿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前  
 世姻緣今朝相遇願偕枕席之權共效于飛之樂敬濟道  
 难得姐儿見憐只怕此間有人知賁韓愛姐做出許多妖



燒來撲敬濟在懷將尖匕玉手批下他褲子來兩個情只  
如火按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臥在床上交姤在一處  
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鴦雲雨百年情

敬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  
六姐死西門五姐又名愛姐霎時雲收雨散偃倚共坐韓  
死敬濟又是遙對

愛姐便將金簪子原插在他頭上又告敬濟說自從三口

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欠

太師富貴何在二  
千兩頭又何在

你有銀

子乞借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敬濟應允

說不打緊姐七開口就兌五兩來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



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敬濟道我那邊有  
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畧備一  
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友來坐七敬濟在店內吃了午  
飯又在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  
明作揖

吾故云金道乃今人之道也敬濟既得安飽復事  
淫衆又沈溺今人之道死期近矣故用金道來一

點世人否則試問金宗明  
作者必欲其至何謂哉

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

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店有失拜  
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閣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  
明歸去了敬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邊住的老韓請官  
人吃酒沒處尋正說着恰好八老又來請就請二位主管



相陪再無他客敬濟就同一主管走到裏邊房內蚤已安  
排酒席齊整敬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三郎打橫  
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  
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  
敬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  
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  
官人不同家去罷了敬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  
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敬濟向袖中  
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復上  
來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卻下濃粧留



敬濟就在樓上閣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會中海誓

聲燕語曲盡綢繆不能悉記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與

翟管家做妾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

會寫種乚可人伏稍敬濟欢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

在心上又照金蓮筆墨全無一懈可擊以此與他盤桓一夜停眠罷宿免

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雞

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少

頃主管來請敬濟那邊擺飯敬濟梳洗畢吃了飯又來醉

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淚冤孽相遇焉能脫身敬濟道

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乚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



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見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敬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賬目不覷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見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暗暗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想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就不思想來家

補此定不

可一連留住陳敬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店中只使

小姜兒來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

易招何官

人作地韓道國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個別的熟

兒西門安在或是商客來屋裏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先前



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況王六兒年紀雖半風  
 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  
 今索性大做了當下見敬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  
 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何官人自道因未入西門家先有何官人因何  
官人貨方出道因此時復我入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  
 作收煞吾不知其提筆布局之妙爲何如  
 那何官人年約五十歲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紬絹貨物要  
 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敬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  
 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下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  
 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的大大水髻涎鄧七一雙星眼  
 眼光如醉愛姐之眼正是家傳衣鉢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好



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裏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

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閒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

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

快活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

反觀愛姐一邊

沒三兩日不來與

他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兒見敬濟

一去十數日不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

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

又是金蓮相稿

使八老往城中守

備府中探听看見小姜兒悄上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

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

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猪蹄兩隻燒鴨兩尾鮮



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敬濟去叮嚀囑付你到城中須索見陳官人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挑着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他声喏拉在僻淨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還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七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敬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敬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楞帽涼鞋淨襪

亦曾回憶雪天搖鈴否

八老慌忙声喏說道官人

貴体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束帖送禮來了敬濟接了柬



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  
快在那里多上稟官人幾時下去走走敬濟折開柬帖覩  
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賤妾韓愛姐歛衽拜謹啟

情郎陳大官人

台下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向蒙期約妾倚門凝  
望不見降臨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聞知貴  
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臥悶懣不能頓生兩翼而  
傍君之左右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  
于妾猶吐去之菓核也

愛姐與孝哥得同結一百回  
內以此一句蓋皆是復封也



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伸問安訪意幸希笑納  
不宜

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

衷心

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敬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裏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上  
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依先捐了藏在袖中府旁  
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入老同店內吃鍾酒等我寫  
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礼物收進我房裡去你娘若問  
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礼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  
礼物收進去了敬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柬又包



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  
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敬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  
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  
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一直去了敬濟回家走  
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礼物敬濟悉言店主人  
謝胖子打听我不快送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是兩口  
兒計議交了鬘金錢兒拏盤子拏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  
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  
查問此事表過不題

一路情事寫來如畫却是  
爲春梅送葬相過地步

却說八老

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折開銀



東燈下觀看上寫道

愛弟敬濟頓首覆

愛卿韓五姐粧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  
衽席鍾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  
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錦囊  
佳製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  
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是幸是上  
敬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見織廻文

題翰濟臺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偶倩鴛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信五兩白金收了千次萬喜等候敬濟



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交情不是負心人至語相投有  
爲証

碧紗牕下整箋封  
知你揮毫經玉手

一寫雲鴻香氣濃  
相思誰付不言中

第九十九

此回乃完陳敬濟一人之案。其取禍被殺總是不肯  
改過。故用以艾炙之。則愛姐乃所以守節也。且欲一  
部內之各色人等皆改過。故又以愛姐結于此。且下  
及于一百回。總之作者著此一書。以爲好色貪財之  
病。下一大大火艾也。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听陳敬濟

詞曰

白雲山紅葉樹闌盡興亡一似朝還暮多少夕陽  
芳草渡潮落潮生還送人來去後阮公途楊子路  
九折羊腸曾把車輪誤記得寒蕪嘶馬處翠管銀  
箏夜七歌樓曙不知是聲是淚是血

右調蘇幕遮

話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春  
榜生日後所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



早辰敬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暑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逕往河下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到了。下轎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急見說官人貴體好些。敬濟道。生受二位夥計挂心。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到後邊。人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毫作詩遣懷。忽報陳敬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長說道。官人



貴人雖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里、敬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膝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台低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你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敬濟念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床愁懶動

閒垂錦帳髮鬟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每日相思十二時

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



撥過鏡架就擺在梳粧卓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双手遞與敬濟深上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敬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上休怪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几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几盃敘些闊別話見良久吃得酒濃時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叙交欢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餘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回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



未肯一次卽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破  
冤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

總爲死期一引

自覓

身体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

是合當禍起不想下边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

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

兩個在下边行房少時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

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刘二吃的酩酊大

醉躡開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著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

又是刘二特上與文遙作章法

採出何蠻子來誆的兩個主管見敬濟

在樓上睡恐他听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声喏說道刘二



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里依所大拔步撞入後邊

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去半邊看見何官人正和王

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

娘

今日之官人卽昔日之道士一稿敬濟安得不惱

那里沒尋你却在這裡你在

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塌下我兩個月

房錢却來這裡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休恠

我去罷那劉二罵道去

一字如聞其聲

你這狗合的不防颺的一

拳來正打在何官人面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也

不顧逕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卓一脚登翻家活都

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里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



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故也

前一脚踩了個仰八又罵道我爹你淫婦娘今日之六兒

寶也敬濟你是那里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

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吃

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里來的光棍搗子老

娘就沒了親戚兒有敬濟故也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

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刘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

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里喧乱兩边鄰舍并街

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有知道的旁边人說王六

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



子有名坐地虎刘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  
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  
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採這殺才做甚麼國  
有敬濟陸秉義見刘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

在也

効的去了陳敬濟正睡在床上聽見楼下嚷乱便起來看  
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望嚷乱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  
里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  
里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諱名喚坐地虎刘二在酒家店住  
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  
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



声大哭起來敬濟就叫上兩個主管去問

見益欲問明劉

也二兩個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候小舅子劉

三來這里尋何官人討房錢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罷分說

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詭的何官人跑了

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烘的滿街人看敬濟

听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劉二了

所以必問二主管

欲要声張又恐劉二潑皮行兇一時鬪他不過

恐出前醜耳

見天色晚了因問劉二那厮如今在那里主管道被小人

劝他回去了敬濟安撫王六見道你母子放心有我哩不

妨事你母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弄了利錢



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轎、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好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裏念七、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七、尋張勝那廝、幾件破綻、亦發叫我姐七、討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不如此敬濟不死討耐這廝、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冤仇還報當如此

機會遭逢莫遠尚

踏破鉄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散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錢



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厮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  
 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  
 道也沒曾來這敬濟吃了飯筭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接  
 上兩個叙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  
 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件破  
 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  
 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所以必寫雪娥爲娼接張勝等事蓋總爲死敬濟故耳劉  
 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逞着老爺名壞  
 事這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筭  
 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



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起不料東京  
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声息十  
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国講和情願每  
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  
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宣帝號爲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  
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爲兵部尚  
書分部諸路人馬种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  
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陞周守備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  
馬一萬前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  
地方阻當金兵守備領了勅書不敢怠慢一面叫過張勝



子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駢行李，細軟行李  
 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  
 行李駢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任  
 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  
 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  
 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先放此不在  
 話下。却說陳敬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  
 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  
 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往  
 去，丁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驀進房中，看他見無



丫鬟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

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人

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窓下竊聽原來春梅

在裏面與敬濟交姤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討耐張勝那

厮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

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

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

夫麾下在那里開巢窩放私債又搥雪娥隱占在外姦宿

只此一語使春梅固住手不得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我幾

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趙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



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厮無服  
無禮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濟道他  
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上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  
他定結果了這厮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個  
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窗外聽得明明白白口中不言  
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筭計我不如我先筭計了他罷一面  
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  
快在石上磨了兩磨便捷之甚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  
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若便結果春梅後文愛姐諸人總難收煞矣忽被後  
边小丫鬟蘭花見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



忽然風搖倒了快請妨亡看去誆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

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

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

叫道呵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

四字妙答天下未有如此

問者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

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虫兒不可救亡之就要吃人肉休走

吃我一刀子今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沒

處躲只樓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寫得活現向他身就扎了一

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冒出來寫得活現比金蓮受刀何如這張勝

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攢着胸膛上動躲不得了一面採



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于般用一日無常萬  
 事休可湊敬濟青春不上三九死于非命張勝提刀進屋  
 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後廳走上到儀門首  
 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所以先插巡風必云張李一入一見張  
 勝兇神也似提著刀跑進來便問那里去張勝不答只顧  
 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截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  
 我叔上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寫玉樓時已伏此人  
 可知其用意處不在李安而在早飛起右腳只聽戒楞的  
 真定張強之可貴可安之理也勝  
 一声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急了兩兩個就揪採在一  
 處被李安一個湊踢跌番在地解下腰間盤盤登時都了



嚷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拿住了那  
梅方救得金哥甦省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見教習  
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長流不覺放声大哭一面  
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來家看見敬濟殺死哭倒在  
不省人事

寫翠屏正歌  
愛姐後文

被春梅扶叫甦省過來拖還屍首

買棺材裝殮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卑等統制來家處治這  
件事那消數日只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  
問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在東昌府那里等候取客  
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  
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是



短見文字 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馬

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虎刘二鎖解前來孫雪

娥見拏了刘二恐怕拏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結雪娥夫敬濟已死

要雪娥何益哉要雪娥何益哉旗牌拏刘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

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州正是平

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爲証

爲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还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

酒店还歸本主如此酒店寫肥本錢收筭來家分付春



梅在家與敬濟修齋做七打發城外永福寺墓埋惟敬濟金蓮直

入承福寓意甚深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忘周仁帶去軍門答應

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錢不覓簇地兩行淚下說相

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獗不

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

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

天也不謂此書中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

屯集等候統制起程一路無詞有日到了東昌府下統制

差一面令字藍旗打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周統制人

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听叙禮坐



下商議軍情打听消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  
 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樓店  
 中所見敬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  
 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敬濟屍首一見死也甘心此等  
艾火  
 可炙金蓮對武大瓶兒對子虛等病父母旁人百般劝解不從韓道國無法  
 可處使入老往統制府中打听敬濟靈柩已出了殯埋在  
 城外永福寺內這入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  
 墳上燒帋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  
 他顧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間長老墓子何處長老令  
 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  
 亦是寺後



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叶聲親郎我的哥上

是敬濟哭  
金蓮一樣奴寔

指望和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声大哭上的昏暈

倒了頭撞于地下就死過去了

此等艾火可灸金蓮澆  
靈薛靈旛見燒靈等病慌

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上叫不應越發慌了

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

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煖墓燒帑看見一個

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

和一中年婦人樓抱他扶起來又倒了

寫哭如  
此寫不省人事

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裡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

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個是我女孩子兒韓



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  
 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  
 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  
 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帛錢不想到這裏又哭倒了當  
 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尙哽咽  
 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  
 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  
 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偕到老  
此等艾火可炙一部淫婦淫声等病  
 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  
 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



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  
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迴紋

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昔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央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那上面  
都扣綉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片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陳  
君膝下

此等艾火可灸一部送物事等病

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

香囊翠屏道在底襖子上忙着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

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

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



梅寫翠屏哭說奴情愿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明日  
 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說着那  
 淚如湧泉此等文火可炙一部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  
 說我的姐此等文火可炙一部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却不悞了你好時光  
 愛姐便道奶上說那里話奴既爲他雖創目斷鼻也當守  
 節誓不再配他人此等文火可炙一切好夫淫婦亂臣賊子盜殺邪淫等病囑付他父  
 母你老公婆同去罷此等文火可炙一切好夫淫婦亂臣賊子盜殺邪淫等病我跟奶上和姐  
 府中去也那王夫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  
 口兒到老終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  
 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不我到家也尋了無



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大兒大哭一場  
洒淚而別同上臨蒔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  
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大兒一路上悲上切上只是捨不的  
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又爲湖州愛河作因那韓道國又怕天色  
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赶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第一百回

此回爲萬壑歸源之海也看他偏有閒筆將王六兒安放湖州然後接一李安噫何以寫李安哉益作者文結春梅玉樓見春梅雖風光占盡却不如玉樓之淡漠于真定之中而依理爲安也看他以飛天夜叉李貴隨李衙內之傍而李安拿張勝自云李貴是其叔而今乃避春梅以往投之凡三用筆而可知也夫幸而處亂世之中不爲市井所污一旦明心見理得安于真定之天以遠此趨炎之誚則惟于理爲依是我之所安也故玉樓爲杏之名家于真定不趨嚴州



而李安又往投之也一篇淫慾之書不知却句句是性理之談真正道書也世人自見爲淫慾耳今經予批後再看便不是真正道學不喜看之也淫書云乎哉

夫賣玉簪不求名也甘受進門之辱能耐時也拙恙含酸能知几也以李爲歸依乎理也不住涇州不趨炎也家于真定見道的而堅立不移城棗強縣裡強恕而行無敢怠也義恤貧兒處可樂道好礼出能乘時爲治施吾義以拯民命于水火也以搗鬼孝哥結者孝弟乃爲仁之本也幻化孝哥示錫爾類也凡此



也

一百胡珠結入雲指揮夢裡見我之雲中指示人夢在此一百回書而人之讀我一百回書乃如在雲中夢中未必能知我之苦心也。

以玳安養月娘又言危殆而當求安也。

月入雲中萬事空矣宜乎俱入空色之悟。

西門復變孝哥孝哥復化西門總言此身虛假惟天性不變其所以爲天性至命者孝而已矣嗚乎結至孝字至矣哉大矣哉凡有小說復敢之與爭衡也乎故周貧磨鏡一回乃是大地同一孝思而共照于民



胞物與之內也。

春梅嫁周。是欲人以載花船作室後也。色望大點醒處。

玉皇廟發源。言人之善惡皆從心出。永福寺收煞。言生我之門死我戶也。

韓愛姐抱月琴。方知玉樓會月琴。與翡翠軒葡萄架。俚月琴之妙。蓋一線全穿。玉樓是本能勤歲月者。暖姐是沒奈何改過者。難見金蓮是不能向上。又不知改過者也。又一部書。皆是阮郎之淚。然則抱阮當痛絕千古。而著此書。次第一回。弟兄哥嫂以弟字起一。



者杏也幸也幸我道全德立且苟全性命於亂世之中也以視奸淫世界吾且日容與于奸夫淫婦之傍爾焉能免我哉吁此作者之深意也誰謂金瓶一書不可作理書觀哉吾故曰玉樓者作者以之自喻者也

春梅死于周義亦有說也夫周者舟也周秀者舟中遺臭也因春梅而遺臭也周仁舟人也周忠舟中也惟周義乃一義渡之舟凡人可上隨處可留喻春梅之狼籍不堪以至于死也且喻美舟隨流而去無所抵止以喻一部中之人紛紜于苦海波中愛河



岸畔不知回頭留住盡觴以作宝筏止知於乎中流  
隨其所止以沉沒而後已故普淨座前必用周義之  
冤往生爲高留住見但願世人一篙留住以登彼岸  
不枉了作者于愛河岸邊搗此一百回鬼也是故以  
愛姐遇二搗鬼同往湖州何官人家見王六兒守節  
者自言作金瓶梅之意千古痴人誰能爲作者一驗  
其筆花也哉

一部炎涼好淫文字乃結以解冤一篇言動念便是  
財色財色便有冤家也

官哥之孽報同孝哥之幻化見官多有孽孝可通神



63  
百回約化孝哥以孝字結始悟此書一部奸淫情事  
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淚夫以孝弟起結之書謂之  
曰淫書此人真是不孝弟噫今而後三復斯義方使  
作者以前千百年以後千百年諸爲人子弟者之作  
者爲孝弟說法于濁世也



皆為華族諸部于戰時也

卦者以前千百千以分于江中諸部人千策者之卦

曰至書北人其具不千策者今而卦三剪其義大矣

財最者千卦者安金之部夫以卦而卦之書其

百回以卦者以卦字為部北書一將戰時部



韓愛姐路遇二揚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詩曰

舊日豪華事已空

西門慶

銀屏金屋夢魂中

金蓮瓶兒

黃蘆晚日空殘壘

月娘

碧草寒烟鎖故宮

梅玉樓

隧道魚燈油欲盡

一部男子

粧臺鴛鏡匣長封

一部婦女

憑誰話盡興亡事

一袖閒雲兩袖風

一部爭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

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

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刘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



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只是在府中守孝不出  
來了等致賣盡貨物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  
罷省得留此做這般道路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  
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  
去了不題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  
妹稱呼甚是合當白日裏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  
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  
個孩兒便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守備又出征  
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  
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慙



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听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麼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叫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轎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廝殺了說畢留



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

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撒與李安自去了當夜躊躇不

決次早起來逕拏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孝子行做娘的問

道這東西是那裏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孝子心做

母的聽言叫苦賢母声口方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

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甚麼意思我今六十以上年

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哀哀之音與唐鏡文

秋淚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賢母聲

嗽上之声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婆說

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



見怕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  
里住上幾個月或再看事故何如必欲使李安往依李貴  
一片天理相投亦是使

玉樓身分

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諾收

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

真是神龍踪跡  
不愧一個孝子

春

梅以此見李安不來三回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

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總說往原籍家中討盤

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

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

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

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



看守宅子

處七爲二搗鬼生色方寫孝  
卽寫弟作者真其餘痛在心

原來統制還有何

族弟周宣在庄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  
看守宅子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  
不爲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周統  
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併但  
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

狼烟烈焰薰天紅

將軍一怒天下安

跳梁掃蕩盡從風

上寫孝弟此卽  
公事忘私愿已久

按忠真是打成一片  
此身許國不知有

金戈抑日酬戰征

麒麟圖畫功爲首



鴈門關外秋風烈

鐵衣披張臥寒月

汗馬辛勤二十年

贏得班七髮如雪

天子明見萬里外

幾番勞動來旌書

肝懸金印大如斗

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  
金哥玉姐衆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  
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請了二爺來宅內  
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  
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  
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



所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  
卓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  
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藉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  
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拏他去

如此結李安  
真是神龍出

沒這春梅也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

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

于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

野渡無人忽逢義舟  
自是沉溺之數矣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

兩個暗地私通就拘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

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成了



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甲兵分兩路寇亂  
 中原大元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并陘道  
 來搶東京副帥幹離不繇擅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  
 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  
 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  
 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廷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稟領  
 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與宗領彰德之  
 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秀領青兗之兵  
 一時六路湊寫得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甲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  
 湧之甚一脾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挂兼道進兵比及哨馬



到高陽關上、金國幹離不的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  
無數、正值五月初旬、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  
不防被幹離不、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射中咽喉、隨馬而  
死、衆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  
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  
七歲、與西門死正是忘家爲國忠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  
的○爭○戰○場○一○黑○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安危端自命爲之、

出師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沒于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被傷



上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又一段妻家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

歸清河縣下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

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

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閑中徐

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暮

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

無緒，睹物傷悲，不覺潛然淚下。姊妹二人正在悲悽之際，

只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



嘆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挂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

必用二爺夢又映二揚鬼

韓愛姐道。剖只怕老

爺边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挂着一

身孝。慌上張上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

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上二奶上。家眷載着靈車都來

了。慌了。二爺周宣。別人不知收拾打掃。前所乾淨。停放靈柩。

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累七僧道念經。

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

不必細說。部說二爺周宣。引首六歲金哥。見行文書申奏。

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做統



神號父子不相顧

上边在

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

一合

翠屏只合如此結前

興起愛姐臨清之意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

不免收拾行裝穿著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

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上也閑閑主人也走了

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就同了何官人往

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

所以

云玉樓抱阮來愛姐抱阮去千里金釧同一

起結真是作者千秋眼淚心血酒于窮途也

母隨路飢食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

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

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上年紀七旬之上正在灶



上杵米造飯。這韓無又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年，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子。這裡投宿一宵，明日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子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因說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來。』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子炕上柴灶，登時做出一大鍋粳稻裡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包鹽酒，一部飲饌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襯褲襠襠，腳上黃泥，一部裝飭進來。放下鋤鏟，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子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四十四五歲，



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嘉此西門遣官兒哭不同

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

這春梅在內顧養之餘淫情愈盛當留周義在香閣中鎮

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由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

減了飲食消了精神体瘦如柴面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

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晨晏起不料他撲着周義在床

上一泄之後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

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結春梅必使春梅如此死者蓋欲與西門貪慾

喪命一對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脚向箱內抵盜

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了鬚養娘不敢隱匿



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扣着孤寡周義、  
可霎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  
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拏到前所不  
繇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  
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墓、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  
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  
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  
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  
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  
懸之苦、大勢甲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



面黃髮便問婆上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上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

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

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上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麼那

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上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又

真正冷遇也讀者試思此殺狗記何如因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

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

府里丈夫沒了愛姐反是如此正其名義所以云爲艾火也就守寡到如今我

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

人帶去胡乱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裡撞見



叔上 真比父母還親也。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

金蓮之叔上何如

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  
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  
叔上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  
吧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哩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  
景題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上房  
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  
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  
淮安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抵尋到湖州何  
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今日愛河二字已成一片須  
細思其在愛河中搗鬼胡謔



致必至湖州字意又可思 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

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  
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扯兒就  
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  
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再三叫他嫁人愛姐割髮毀自  
出家爲尼姑誓不再配他人文能灸病故用之針灸好夫  
淫婦也一部奸淫須如此針  
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上 怨冤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請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  
話下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七到清河縣地方



只見官吏逃亡、城門盡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塵、  
四野、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鬥、各自爭強、  
一篇戰場文、却是十兄弟全瓶梅、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  
以及家鄉計等類人惹惱天意也、啼女哭、萬戶驚惶、強軍猛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劍、好  
似森林密竹、一處上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攢、上折刀斷  
劍、七斷八截、個上携男抱女、家上閉戶、閨門十室九空、不  
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先插數句接人月娘有勢正是  
得多少

宮人紅袖泣、

王子白衣行、

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上都開鎖門、戶亂攆、逃去不



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

不捨月娘自是僧

尼一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安小玉領着十五

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

守一來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親事一路上只見人人荒

亂個七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

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于郊外往前奔行到於

空野十字路口

是可以爲孝爲逆之地

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

裟手執九環錫杖脚趂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內裹着

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声大叫道吳

氏娘子你到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嚇的月娘太驚失色



說道師父你問我計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  
睡里夢里你曾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峯被殷天錫趕到  
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  
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不近  
道此等荒亂年程亂攙逃生他有此孩兒今後還要接代  
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  
舅道師父你休閑說悞了人的去路後面只怕兵馬來到  
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  
不出路去金人就來也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  
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



一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到永福寺

一部人緣只如群龍淨入

之海也

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

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打坐佛

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日色卸山時

分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

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

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踟躕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

記清

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

着了慌亂辛苦的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

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看七念至三



更時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朧人烟寂靜萬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呪薦拔幽冤解釋宿冤絕去挂碍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結呪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颼颼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是剝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弔頸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乚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听吾言隨方托化去罷詩曰

勸爾莫結冤

冤深難解結



## 第一奇書

一百回

十七

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不徹

若將冤解冤

如湯去潑雪

若將冤報冤

如狼重見蝸

我見結冤家

盡被冤磨折

我今此歲晦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家心

冤愆自然雪

仗此經方深

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

再勿將冤結

一部言益言淫言殺言孽乃忽結以解冤結冤  
 然則作者固自有沉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不及  
 其是弟有千秋莫解之冤而提  
 筆作此以仇其所仇之人也



當下衆覓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

漢生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胸前閃着一矢箭

自稱統制周秀因與金將對敵折于陣上今蒙師薦拔今

往東京托生與沈鏡爲次子名爲沈守善去也

安身守善此是作者

功人本意言未已又一人素体榮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

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托生當戶

沈通爲次子沈越去也

所謂深冤之人也

小玉認的是他爹說的

不敢言語

插此一句生動之甚

已而又有二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

言是陳敬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

內與王家爲子去也

王者亡也自尋死亡也

已下又見一婦人也提



着頭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

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爲

女托生去也

黎者犁也作者蓋欲犁其舌也

已而又有一个人身軀矮小面

皆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

師薦拔今往徐州鄉民范家爲男托生去也

重做水滸自是犯手已

而又有婦人面皮黃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

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

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爲女去也

袁者遠也借此以遠諷人也

已而

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

鄭千戶家托生爲男

鄭者証也子虛化官哥西門化孝已哥自是質証兩回因果之人也



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朱氏

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爲女去也朱者誅也

之人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也不勝其誅

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巨家爲女托生去也

巨者懼也因色而死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欲其懼而知悔也

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

家爲男去也死子舟中固須尋篇爲下篇留住作引已而又有一女人項上

纏着索子自言是西門慶妻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

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爲女去也姚者遙也雪娥因是借雪作寓

言水遠烟遙之人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慶之



女陳敬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

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鐘貴爲女托生去也大姐因與他要飯相爭而

死今欲其再生改悔以主持中饋爲事蓋亦勉人舉案齊眉之意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

言周義亦被打死家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爲男名

高留住見托生去也所云一箭留住便登彼岸故在衆人托生之末以深徹世人也言畢

各恍然不見小玉說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

些鬼說話正欲向床前苦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

月娘本是夢中人非夢不足以化又誰見有夢西門有夢

敬濟有夢周二有夢今以月娘一夢結之又一部繁華富

貴以燈影描之以夢境一靈真性同吳二舅衆男女身帶

結之大是儼人痴念處胡珠蓋言一百回文字前着一百顆胡珠一掛寶石綠環胡珠蓋言一百回文字前



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理守一路到于濟南府尋問到雲  
叅將寨門通報進去雲叅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  
故敘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晚隣舍王婆七來陪  
待月娘此處直使王婆人來寫得報應分明令人怕甚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  
二舅玳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因把那  
百顆胡珠寶石繒環教與雲理守權爲茶禮雲理守收了  
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一路寫王婆令人怕甚陪月娘  
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理守雖是武  
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  
了鯨居至今七據此山城雖是官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



此提刑  
所何如

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歡一雙

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好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  
遲月娘听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那王婆回報雲理守次  
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只知他與孝哥兒完  
親連忙來到席前叙坐雲理守乃道嫂也不知下官在此  
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宝物决  
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  
涼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里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  
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過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  
大怒罵道雲理守誰知你大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



曾把你輕待

直對第一回熟結文字  
後來也有个靠傍一語

如何一旦出此大馬

之言雲理守笑嘻嘻

把月娘攬住求告說娘子你自

家中如何走來我這里做甚

又是十弟兄  
絕妙結文

自古上門買賣

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

友完成了罷一面拏過酒來吃月娘吃月娘道你前边叫

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理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

兒小厮已被我殺了即令大漢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

一時燈光下血灑上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諕的月

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理守何前抱起娘子

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爲妻我一個總兵管也



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雲理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你。」月娘道：「你先與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猶是叔詐寫月娘真是死而不悔雲理守道：「不打緊，一面叫出雲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  
 鬻孟縮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雲南。這月娘却拒阻不肯，被雲理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掇劍，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此時月娘方受叔詐之累正是三尺利刀着項上，滿腔鮮血溫模糊。如此大結却是月娘見砍死孝哥。  
 第一奇書 一百回



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說的渾  
身是汗遍休生津連道恠哉恠哉小玉在旁便問奶上怎  
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  
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  
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玉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  
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此  
摠結真令現月娘道這寺後見埋着他每夜靜時分屈死  
者通身痛快真令現者娘兒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鷄  
叫天明吳月娘梳洗面兒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  
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



麼一語喚醒天下人是作者問天下後世萬萬人非普淨問月娘一人也試問看過金瓶梅者何以答此一句

吳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

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

一部揚鬼老要人如此

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捧

言只是如此做夢也非言適纔夢事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你這兒子有

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機所種不然定然難

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

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願喪其產業臨死還當身

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

升天你那夫主冤愆鮮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



與你看一看。于是以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還睡在

床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眾人看

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頃帶沉枷腰繫鉄索。孽竟一現方知

前此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言孽

頭即是月娘見了不覺放声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

慶托生。同照子虛化官哥直良久孝哥兒醒了。二字真是

安得天下為人子者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

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

生受養了他一場。此又是作者于秋苦志不能伸其孝于

做磨鏡李安以及孝哥勾化等。作此書之意也。所以必

意總為此一句不快于也。到十五歲指點承家嗣業



不想被這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飛安亦悲不勝  
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  
酒色財氣不淨不能明不明又安能悟既然明悟又安能不孝弟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

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金兵退去南北

分爲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

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

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声

大哭起來

又是一部言孝言弟哀七  
餘音令人不能終讀也

老師便道娘子休哭

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衆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

清風不見至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

倏然飛過洞庭東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

衆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

永福寺真是衆水歸源之所與玉皇廟對鳴平誰能

不死于此戶也哉

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

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度江在建康卽位是

爲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爲兩朝天

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產器物都不

曾疎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爲

西門小員外

結轉玳安大玳安者大安也寬解孽數直至此時西門方得大安也如此一大結其妙何

如

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



看經之報有詩為証

閱閱遺書思惘然  
西門豪橫難存嗣  
樓月善良終有壽  
可惟金蓮遭惡報

誰知天道有循環  
敬濟顛狂定被殲  
瓶梅淫佚早歸泉  
遺臭千年作話傳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title or reference, written in a cursive script.

何物入心無不覺  
此只與天理相應  
而心氣亦隨之而動  
則心亦與天理相應

此其于平心靜氣  
誠神到判學體泉  
此其與天理相應  
而心氣亦隨之而動







